



■ 南京路清扫班的班组集体照

本版摄影 杨建正



■ 晚上10时半过后，一家四口终于团圆了，尽管只有12平米的陋室空间很小，但他们已感到很满足

环卫工人面临的五大困境



■ 为街头的垃圾桶保洁也不简单，天天都要用小铲子刮除桶壁的垃圾

今年,环卫工人生存状况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。微博、微信上,烤火被辞的环卫大叔,蹬着垃圾车睡着的老人,坐在马路边吃泡面的环卫女工,一张张照片令人唏嘘。本报借这分热度,跟随环卫工人一天,撰写这篇报道。不为感人,而是希望更多的人直面他们的真实生活,给予他们更多尊重和支持,而不仅仅是怜悯与同情,那并不为他们所需要。

文章所体现的只是环卫工人的生活部分,他们的生存状况则需要调查数据来体现。一些调查报告显示,环卫工人目前面临的困境主要有五点:

● 政府投入严重不足,多数城市环卫行业举步维艰

全国除少数经济发达城市外,多数城市对环卫行业的投入都处于勉强维持运行的状态。环卫部门不得不靠减少设施和设备投入、减少劳动支出来弥补政府拨款的不足。最典型的就是压低劳动用工成本,大量使用廉价的编外工人,或利用承包等形式规避劳动关系。

● 未签订劳动合同、没有参加社会保险问题非常突出

在全国占环卫职工总数的80%以上的编外工人中,普遍存在未签订劳动合同,没有参加养老、工

伤和医疗保险的问题。他们工资、待遇低,文化程度不高,不清楚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。

● 工资待遇极低,岗位津贴名存实亡

全国环卫行业在编职工工资标准普遍低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,环卫行业编外一线工人只能拿到城市最低工资,有的连最低工资也不能保证。

● 工作时间长,劳动强度大,道路作业安全事故频发

一线环卫工人的日均工作时间基本在12小时以上,基本没有休息日和节假日。很多地区无钱购买和使用机械化清扫设备,城市道路还采用手工清扫,加大了一线环卫清扫工人道路作业的危险性,直接威胁环卫工人的生命安全,环卫工人作业时被撞死、撞伤事故频繁发生。

● 作业环境恶劣,职业劳动安全问题突出

职业危害程度高,容易引起尘肺、中毒性肺炎,水肿、皮肤病等;由于环卫工人长期接触有毒有害气体、液体,且超负荷劳动,使环卫工人体质下降,免疫力降低,由此带来造血系统、呼吸系统、神经系统、妇科系统等严重损害,患重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。

(上接 A9 版) 14:00 “暖”的称呼

蓝色的衣服从狭窄的门道中鱼贯而出,穿过小巷,很快分散到人流中。不刻意寻找,很难看到他们,也没有人留意他们的存在,除非有垃圾要丢,或者有人用另一种方式表示记得,那就是将手中的烟头、食品包装纸或用过的纸巾往地上一扔,想着“反正有人会来扫掉”。

王学霞先到贵州路口一个商厦外的立柱边取走了她的簸箕,这是她和早班人的约定,不用见面交接。扫帚是各人用各人的,王学霞的扫帚放在东方商厦旁边一个工作通道的楼梯口,那是她和几个伙伴寻觅到的落脚点。这个路段离道班房步行得15分钟,过去比较麻烦,按规定环卫工人又不能在路边吃饭、喝水和休息,所以他们的“隐蔽”功夫都很好,这儿找个楼洞,那儿找个缝隙,就能当个“窝”。

路上不时能见到白花花的一片纸张,在晃动的脚边和干净的路面中间躺着,十分刺眼。虽然还没拿到扫帚,王学霞经过时,也会习惯性地停下来,将活动的簸箕斗贴着地面放平,抬脚将纸“扫”进去,然后再往前走。路上有人“暖、暖”地叫了她两声,第一声她没留意,或者没以为是在叫自己,随后一个穿着时髦的老太两步走上来,略一弯腰。王学霞眼角的余光扫到了,停下来,刚一转身时,老太已经将什么东西丢到簸箕里,转身走了。

她也转过身,继续往前走。

路上不时问路,王学霞总是停下手中的活,认真地指着。早先,有人问路就是冲她喊一声“暖,外滩怎么走?”她虽然心里不舒服,可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。有一次,旁边休息的人看不过去,提醒她:“他们不尊重你,你干嘛理他。”王学霞想,也是,从此再遇到没礼貌的人,她知道也说不清楚,就赌一口气。

15:00 垃圾如雨

来到楼道口的落脚点,王学霞找个空着的门把手,把两只袋子挂上去,取出喝水的壶,熟门熟路地到东方商厦二楼,灌了满满一大壶开水,过会休息时,这壶水差不多就能喝了。东方商厦地下室员工热饭的微波炉,王学霞和伙伴们一直借用,商厦都知道,一直默许。

从东方商厦到华美大药房约200米的距离,是王学霞的路段,做了3年,这段路她每天来来回回不知要走多少遍,低着头都知道到了哪儿。有个伙伴说:“要问我扫这段路多长我不知道,但我知道一共有271步。”

这段路里,哪里的垃圾有什么特点,她烂熟于胸,快到建筑物的一个角落里垃圾最多,泰康食品门口食品包装纸常有,供游客休息的石凳前,糕饼屑没一次爽约过。南京路上到了周末,街上的垃圾根本扫不过来,一遍扫过去回头,又丢得到处都是。有人说一天没环卫工人,路上有什么不能忍受的,王学霞说,南京路要是一个小时没人扫,路上得一片雪白。采访当天是

星期三,地面上的垃圾也东一片西一摊没断过。

王学霞在路上走起“弓”字形,不时将贴在地上的小广告撮起来,这是环卫工人最恨的东西,永不消失,夏天犹甚,一下雨就成了噩梦,整张贴在地上,半天撮不起来。烟头次之,塞在地砖缝里,得竖起扫帚连泥带土地扫出来。碰上口香糖,王学霞就掏出6件工具里的小铲刀给铲下来。

扫到一只垃圾桶旁,她站住,弯下腰来查看投烟蒂的盘子满了没有,掏出铲刀,将里面的烟头铲下来,飞扬起的烟灰呛得她眯起了眼。铲好烟头,她把垃圾桶扳起来,将底部和边上掉下去的垃圾扫掉,垃圾桶扶好、复位,再取出抹布,将桶盖擦拭干净,桶盖太脏的时候,还得用上钢丝球。王学霞最讨厌的是吐在垃圾桶上的痰,现在虽然口袋里备了纸,可有时候还是擦不干净,这时候她就希望有双塑胶手套,能用水冲洗掉。

16:00 甜甜奶茶

累了,还没到休息时间,王学霞靠墙根站着,掏出手机看了看,打了个短短的电话。她不敢讲长,有规定环卫工人上班时间不许煲电话粥,影响工作也有损形象。也不准三五成群地扎堆聊天,有一次她晚上9时多快下班了,和几个姐妹站在一起,还被罚了钱。

休息时间也有规定,上班时共有3次休息,每次15分钟,吃饭是半个小时。有一年夏天,王学霞在

困得不行了,坐在马路边就睡着了,正好被路过的经理发现,经理倒也体谅,知道那段时间加班多,虽然叫醒了她,却也没责罚,还说“知道你累,再睡会吧”,这话让王学霞特别感动,一直记在心里。

今天,王学霞遇到件温暖的事。4点多时,有两个年轻女孩跑到她面前说:“你扫地辛苦了,喝杯奶茶吧!”,说着把一杯还有点烫的奶茶递到她手上。王学霞开始有点担心,还不敢喝,想又想喝了,暖暖的奶茶挺甜的。这样的事,王学霞不是第一次碰到了,圣诞节的时候有人给她送过苹果,去年夏天还有人送给她两只水蜜桃,而且是拣最大的两个给了她。最有趣的是有一次,一个男子站在一间商场门口朝她招手,她以为是公司领导,便走了过去。谁知这个男子说“我送你一床被子吧”,原来他是外地游客,刚才抽奖中了一床5公斤重的被子,又带不回去,便想到了送给环卫工人。不过,这样的事纯属偶然,伙伴们羡慕地说做了20多年都没碰上过。

21:30 辛苦环卫

轱轳趣事到底是少的,除了休息时间能和相邻的三四个伙伴聊上几句,王学霞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默默地低着头扫地。夜幕降临之后,风明显冷起来,不过王学霞穿了夹绒的保暖衣裤,觉得还好,只是只能戴着单帽子,耳朵感觉“快冻掉了”。前些天天气特别冷的时候,日子更难过,她们的“家”也从楼梯口

搬到了一楼半。

都说环卫工人苦,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,晚上别人都睡了,他们还得在马路上清洁,凌晨一两时才能收工。每逢国庆、五一,更是得从早到晚地加班,第二天依然没得休,还得全员上。可吃惯了苦的王学霞和伙伴们并没觉得,一个个淳朴地笑着,回答说“还好”“没觉得”。

他们的工资通常是城市最低工资标准或略高一点。王学霞的基本工资是1915,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是1820。除此之外,每月还有200元绩效奖金,每天23元环卫补贴,做6休1,通常环卫工人舍不得休息,都选择加班,就还能拿到4天加班费。算下来,王学霞做环卫一个月收入有3000多元。但她们是临时工,上海户籍的正式工基本工资就能拿到近4000元。同工同酬的呼声虽然很高,但是环卫工人中临时工比例高,王学霞所在的公司一线环卫工人有1148个,上海户籍的只有270多人。靠财政拨款的环卫公司想提高一线工人工资,还要靠政府加大力度。

晚上9时30分,王学霞下班了回家了,中午烧的饭就丈夫上夜班前吃过一点,她要等在鞋店里打工的儿子和女儿一起回来吃夜宵,他俩通常10时30分左右才能回来,而丈夫做夜班建建筑垃圾,时早时晚,经常要凌晨到家。一张收起来的圆桌靠墙放着,一年只有春节才打开一次,除夕一家人吃个团圆饭,吃完各自还要回岗位上忙一会,才能回家团聚。